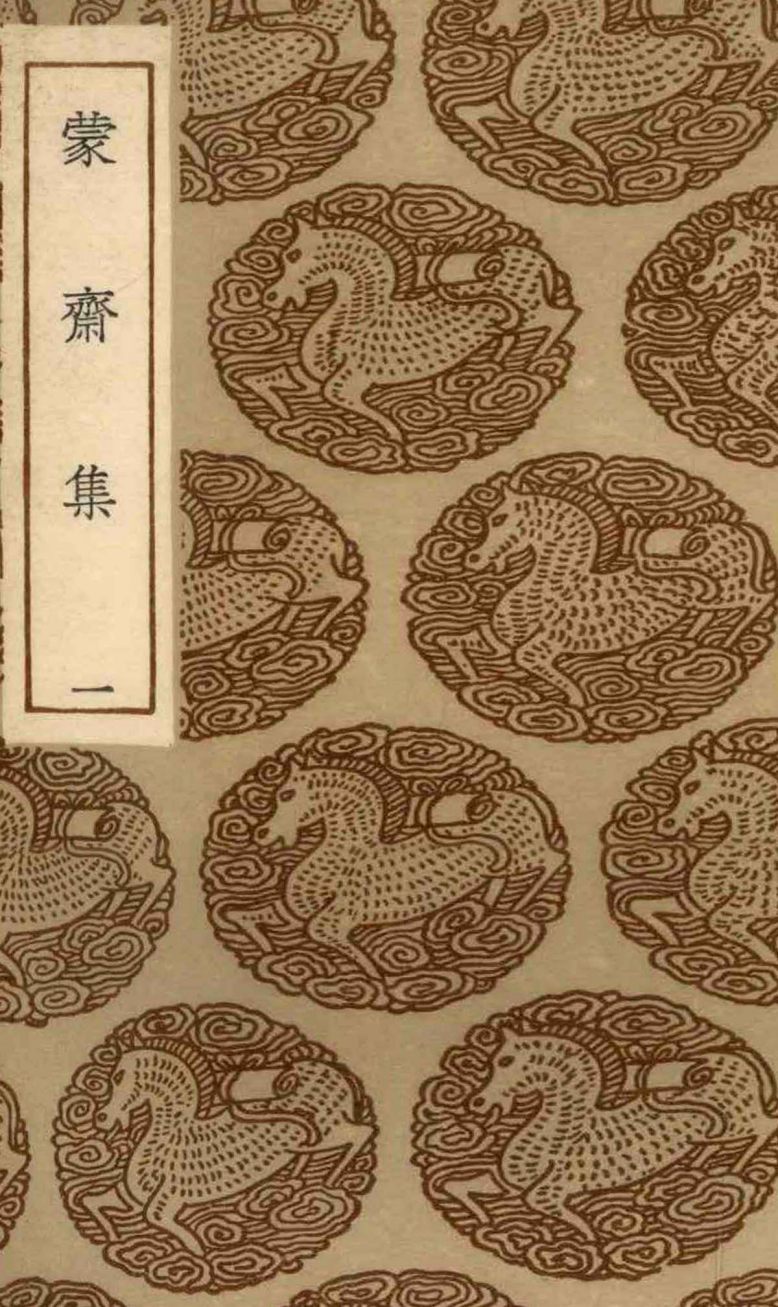


蒙

齋

集

一





蒙 齋 集

(一)

袁 甫 撰

蒙齋集卷一

宋袁甫撰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黃澤嘗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又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尙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

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于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臯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

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闔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况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

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

緣傍此令。腴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卽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尙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

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觀。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尙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尙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尙鑒茲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大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尙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爲房

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輒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犂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贊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寔寔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懷。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眞實之誠寡。觀其鵠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如無忤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爲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于眞。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摯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忤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

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頽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衰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于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甯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于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禪。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

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衰與祜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爲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于下，而總提其綱于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尙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

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樁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爲士者。則散于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爲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敍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爲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爲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儒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